

一个晴好的傍晚，信步往湖西去。过了二桥，一片苍茫的湖水便铺展在眼前，从脚下的岸沿一直漫向目力不及的天尽头。湖水的色调是分层的，近岸处带着泥土的憨厚，泛着浑浊的微黄；往远处去，浊色渐渐沉淀，透出温润的碧，像被岁月磨亮的玉；到了水天相接的地方，碧色又淡成若有若无的银，与灰蓝的天晕染在一起，分不清哪是水哪是云。

这时，三两只野鸟闯入视野，它们不成群，只或高或低地在芦苇上空盘旋。翅膀一抖便划出优美的弧线，时而高翔入云，把影子投在霞光里；时而低掠水面，翅尖似要沾到清凉的湖水，却又轻巧地扬起。它们不怕人，自顾自地飞着，仿佛这寥廓天地本就是它们的庭院，自在得让人心生羡慕。

目光很快被湖中的船影勾了去。那该是归航的渔船，走得慢悠悠的，船身是旧的，木色被湖水与岁月浸得发黑，唯有船尾两面旗是鲜亮的——一红一蓝，在暮风里猎猎飘动。风比岸上急促，两面旗子便肩并肩地舞，像一对默契的伙伴，一同扛过湖上的风浪，如今又一同朝着温暖的岸归去。最惹眼的是那高高的桅杆，瘦瘦、直直，指向天空，在暮色里看，竟像一支褪了色的巨大毛笔。那桅尖仿佛蘸满了天光云影，正在无垠的天空这张素笺上，从容地一笔一画书写。把湖上暮景晕染得既有画意，又有诗情。

而这一切，终究敌不过即将登场的主角——晚霞。起初，太阳悬在西天，光芒已失了白日的灼热，柔得像一枚巨大的温润蛋黄。它把光毫无保留

那个初夏，夜幕下的乡村依旧忙碌，星月倒映在水田里，蛙声一片，大人们躬身赤脚站在田里插秧，一阵风，一抬脚，浮光闪动……那时的月，澄明，透亮。忽地闻见一阵栀子花香，我知道是外婆来了。竹篮里放了一簇素白的栀子花，她将栀子花养在水碗里，摸摸我的头，嘱咐几句，回了。作业不多，很早写完了，我看看柜台上的钟，打开广播。

那时候广播家家都有，通体天蓝，中间镂空，挂在堂屋壁角处。“夏天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，压心底，压心底，不能告诉你……”广播里的明快旋律和甜美嗓音瞬间把我吸引住了。那段时间，市广播电台每周都会播放《粉红色的回忆》。上学路上，伙伴们听到谁家磁带放出的音乐，不禁放慢脚步跟着哼唱，“写在日记里，把你写在日记里”，唱完这两句，大家向着学校一路狂奔。

班主任在孩子的高中班级群发了几段广播操视频，脑中闪过澄子河北岸的那座老旧校园，高中三年，往事在目。操场拐角橘黄的灯光昏昏沉沉，饭后在操场散步，经常看到澄子河的

我与妻子一起散步时，常常遇到流浪猫。我一直喜欢猫，见到了习惯性地“喵喵”唤几声，猫儿们纷纷驻足回望。这个小小的互动，成了我生活中最温暖的仪式。所以，当三年前妻子从娘家村子抱回来小猫时，我欣然接受。这是一只小狸花猫，身上的斑纹似老虎，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：“虎宝”。虎宝的到来，不仅给我带来快乐，也给父亲排遣了孤独。那时，母亲刚去世，父亲尚未从悲痛的情绪中走出来。虎宝来了后，父亲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它身上，他最关心它的口粮，三五天就要起早去菜场买些鲜活的小鱼。

虎宝是散养着的。前院是它的家，只要高兴，随时从围墙跳出去，来去自由。虎宝在一岁之前，基本不离家。那也是小猫爱玩的年龄。那时，我读书写作累了，就走到院里逗它，我们互传乒乓球，能玩小半天。

那年夏天开始，我家旧房改造，三天两头就有敲敲打打的动静，前院也一直乱糟糟的。就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虎宝对家不离不弃。可恨的是，那时总有两三只大猫跑过来欺负虎宝。每当听到

湖水·晚霞

□ 朱明荣

地投给湖水，整个湖面陡然生动起来：万斛金波粼粼闪烁，像无数碎金在水面舞蹈，连空气里都浸着暖意。湖水的湿气混着霞光的暖，氤氲成奇妙的温柔，照在脸上时，竟想起“斜日湖光迎我笑”的诗。可不是么？这哪里是光，分明是湖的笑靥，那跳跃的波光，就是它明眸善睐的眼波，见了远来的客，便用最灿烂的模样来迎接。

但这笑容是会变的。太阳一寸寸沉下去，西天的颜色便拉开了一场盛大的典礼。先是一角被染成淡淡的橘粉，像少女羞涩的面颊；这颜色是流动的，仿佛谁打翻了稀世颜料，顺着云层缓缓漫开——橘粉浓成胭脂，胭脂又深成绛紫。大片云彩被镶上灿烂的金边，边缘清晰如剪影，内里却仍是沉沉的青灰，像裹着光的棉絮。云彩的倒影落在湖里更妙，湖水成了变幻莫测的巨镜，天上霞有多绚烂，水里色就有多旖旎。绯红、金黄、紫晕在水波里荡漾、交融，破碎了又重组，像无数彩色精灵在水下嬉戏。天上霞与水中霞遥相呼应，水天没了界限，连成一片流动的光之海洋，连落霞都似不是沉入西山，而是依依不舍地融进湖水怀抱，归向那孕育它的天与水的混沌里。

可这壮美得近乎心碎的景，并不长久。顶多一刻钟，最浓烈的色彩便开始消退，像盛宴将散、宾客渐稀。金色先隐去，红色淡成暗紫，最后连这点

夜 听

□ 胡小飞

货船迎着晚风，缓缓驶过。高中寝室很简陋，木质窗棂嵌着几块残缺不全的玻璃，春暖，秋凉，冬天的风却很刺骨，我们只能折叠几张报纸压在窗户外遮挡风雨。散了自习，回到寝室，熄了灯，打开收音机，淡淡的音乐声起，依旧是那首熟悉的《Right Here Waiting》。“让我们托起一片白云，横越阻隔的空间……”主持人诗一般的开场白后，歌声如透过窗棂的淡淡清辉萦绕在寝室的每一个角落。《夜色温柔》是一档点歌节目，夜晚听歌，万籁俱寂，总能听出别样的感觉。歌行半阙，主持人声情并茂地送上祝福，点点过往，纸短情长，我们扑闪着眼睛，猜度着那些无关自己的光阴和青春故事，安然入睡……

二十多年前，南京的夜空中总是传递着这样的声音，“这就是男生宿舍，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”，情景剧式的开场白，很假。流水的主持人，铁打

怀念虎宝

□ 李志杰

一声尖厉的惨叫，我就跑出来驱赶大猫。那时虎宝已经蹿到葡萄树顶了，葡萄藤承受不了大猫的重量，大猫无可奈何，然后被我驱赶走。虎宝是聪明的，又是可怜的，我那时总觉得对不住这可爱的小生命，没给它一个安全的家。虎宝是一只公猫，一岁之后就不安分了，白天出去寻花问柳，晚上回来睡觉，对乒乓球再无兴趣，怎么逗它都无动于衷。它有时吃完饭就匆匆跃上墙头往外跑，任我怎么喊也不回头。那时，我也就理解民间“猫是奸臣”的说法了。其实，猫就是猫，它有它的天地和春天，我们人类不能过分强求。

去年五月，一只纯白的异瞳猫跟着虎宝回家，看着挺可爱的，我就收养下来了。那是一只走路还不稳当的小奶猫，我们叫它“小雪”。虎宝对小雪极友好，吃饭时总让着它。秋凉时，虎宝睡在垫了棉毯的竹篮里，小雪会挤

紫也守不住，被四面八方涌来的青灰吞没。天与湖渐渐沉寂，恢复了夜晚该有的沉静，方才的锦绣恍如一梦。

热闹是霞光的，也是流连忘返的游客的。每年每日，都有像我这样的人，把一段闲暇光阴存在这里，献给湖与霞。我们带走满眼绚烂与满心感慨，却似总带不走湖底深处沉淀的魂。

这高邮湖，古时叫甓社湖。宋人的笔记里藏着它的神异，说湖中曾有巨大的“甓”（砖瓦）浮出，光灿如玉，更有明珠烛天；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里也写，友人在此夜读时，湖上忽有巨蚌张壳，壳中明珠如拳，白光如练，竟照亮了整间书斋。那是何等光景？不是晚霞的温柔短暂，而是来自湖底深处的清冷神光，属于孤独的潜修者，也属于那个满是灵异与想象的旧时光。

而今，“甓社”旧名远了，神话传说淡了，但高邮湖的魂从未褪色。它只是换了方式与时代对话：不再借巨蚌明珠显灵，而是用每场晚霞的绚烂、每次水波的轻吟，邀我们以新的眼睛发现美。我们举相机捕光影，是用现代方式与湖共鸣；写诗句赞景色，是用真诚心灵触它温度——那些旧时光里的神话，或许早化作晚霞的金边、湖风的絮语，悄悄融进每个驻足者心里。

旗影、鸟影、船影渐渐被暮色包裹，却未消散于黑暗。我静静伫立，直到最后一缕天光为湖面镀上薄纱，才带着满心暖意转身。我不必遗憾带走晚霞，也无需执着寻明珠——湖的开阖、霞的璀璨、风的清爽，早已化作明亮的力量，稳稳装进行囊，足以照亮往后每一段寻常路。

的成杰思，不记得《男生宿舍》的主持人换了几拨，三个大男生，每天一个话题，时不时在学生公寓上空回荡着成杰思魔幻般笑声，舍友都说，笑得很浪。楼道歌手的歌大多不怎么好听，却每期都不曾错过。《男生宿舍》经常走进高校巡回直播，来我们学校做节目那天，被检查宿舍的校领导发现，交涉很严肃，结果很圆满，校领导带上耳机，现场聆听了整场脱口秀。临别时，他欢迎杰思再来警官学院做节目。

前几日刷抖音刷到了秋雨，他的声音还是那样慵懒。《男生宿舍》开播之前，《尖峰时刻》火爆出圈，每天一个主题与高校学生热线互动，很受欢迎。周三主题“真情告白”是大家必听的，一个男生借着电波向学生会文娱部许姐示爱，学生公寓沸腾了，呐喊声、口哨声响彻夜空。“我是秋雨，秋天里的一场雨”，主持人的自我介绍俗不可耐，却又让人记忆深刻。

参加工作以后，几乎不听广播了。辗转反侧的夜晚，偶尔会想起那些熟悉的声音，曾经流淌过城市的上空，轻抚过我们的青春，一字一句，年复一年。

进去一起睡，虎宝睁开眼，不时给小雪舔毛。那温馨的场景让人感动。十一月的某天，由于邻居家的男主人去世了，吹吹打打的声音很响，小雪受了惊吓，溜出门后再也没回来。那段日子，虎宝茶饭不思，神情落寞。

四个月前我抱养了一只小狗，本以为它能陪着虎宝玩。谁知，虎宝对小狗十分抗拒，见到小狗靠近就炸毛，“喵喵喵喵”地叫。为了避免小狗骚扰，我将虎宝的窝和食盆都移到平房顶上。即便如此，虎宝归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。

虎宝最后一次在家是三个月前。那时，我特地将小狗养到后院的菜园，希望虎宝回归归院的生活不受打扰。谁知，那天虎宝也跑到后院，看到小狗就走了。正常情况下虎宝离家不超过五天，它不吃外卖，肚子饿了肯定要回来的。这么久没回来，多半是出了意外。

如今，每当我望向空荡荡的院落，虎宝的身影总在眼前浮现。父亲执意留在冰箱里的那一抽屉小鱼，仿佛在等待一个不可能的奇迹。或许这就是爱的模样——明知希望渺茫，却仍不忍割舍。



天刚蒙蒙亮，我就起床了。刷抖音时看到说，这个时节给果树施肥，来年肯定挂果累累。这话挺让人心动，于是我拎起铁桶，就往鸡舍边的粪坑走去。

鸡粪坑里的物事，黑褐黑褐的，已经发酵透了。一铲子下去还冒着热气，味道确实冲鼻子，但想到这是果树的好肥料，倒也不觉得难闻了。世间有用的东西，多半其貌不扬，甚至气味难闻，但真正的好东西，往往就藏在这不起眼的外表之下。

头一个施肥的是那棵柿树。十三年前我从扬州回来重建南园时，就栽下了它。每年深秋，枝头挂满红灯笼似的果子。我在离树干两尺远的地方挖了一圈沟，把鸡粪均匀撒进去，再盖上土。这活儿看着简单，其实挺费劲。沟要挖得深，肥要撒得匀，土要盖得平，哪一样做不到，效果都得打折扣。这倒像极了人生中的很多事，看着简单，实则处处都得用心。

接着是那几棵桃树。去年春天花开得挺盛，结果却不多。想必是营养没跟上，今年我特意多施了些肥。桃树性子急，吃得多长得快，结果也早，自然要多喂些。而桂树和梅树就不同了。它们性子慢，不贪多，适量施肥就够了。特别是那棵老梅树，我每年只施薄肥，它反倒花开得越来越盛。可见树木跟人一样，各有各的性子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强求一致，反而不好。

最费劲的是给葡萄施肥。藤蔓爬满架子，根却深埋在土里。我只得趴在地上，伸手进架子里挖沟。一不小心，惊动了一窝蚂蚁，它们慌慌张张地搬着白色的蚁卵四处逃窜。我心里过意不去，只好退到一边，等它们搬完了再继续。这小小的插曲，倒让我想起《庄子》里的话：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。”在这园子里，我虽是人，却也只不过是众生之一，与蚂蚁、树木、花草，原无分别。

一株株地施肥，一棵棵地浇水，不觉日头爬得老高。掏出手机一看，已近九点。直起腰来，才觉背脊酸疼，手臂发沉。汗珠从额角滴落，在泥土上溅开一朵朵小花。这三个小时的劳作，让我真切体会到了“汗滴禾下土”的滋味。

回屋冲了个凉，换上干净衣裳，真是说不出的舒坦。将躺椅搬到院中，躺下来歇息。东南风拂过面颊，温柔得很。园中树木微微摇动叶子，仿佛

清河乡政府食堂的承包合同眼看要到期，干部们私下里都盼着能换个主儿。原先的女老板姓刘，菜做得一年比一年敷衍，白菜豆腐总带着股隔夜味儿，连免费的米汤都稀得能照见人影。

分管食堂的汪乡长在乡干部会上拍了桌子，说大家的意见他都听着，这次发包“必须换个人”，要让同志们吃得舒心，绝不含糊。这话一出来，底下顿时没了嘀咕声，都觉得汪乡长办事透亮。

招标会办得挺正规，乡办公室还特意贴了公告，写明“原承包人不得参与”。可等结果一出来，干部们去食堂打饭，抬头还是那张熟悉的脸——刘老板正系着围裙给窗口递餐盘，笑模样跟以前没两样。

“这不是没换吗？”有人端着饭盆小声议论，话头很快就往歪了走。没过两天，县纪委

南园的日子

□ 卢世平

在向我道谢。这份惬意，非得亲身经历不能体会。我想，这大约就是先苦后甜的道理罢。没有先前的劳作，哪来此刻的舒畅？

躺得够了，腹中也有些空了，便起身张罗午饭。一个人吃饭，原可简单些，但我偏不肯敷衍。淘米煮饭，切菜烹炒，竟也收拾出两菜一汤来。蒸茄子，丝瓜炒鸡蛋，冬瓜肚片汤，除了肚片是街上买的，其余蔬菜都是我自已种的。坐在院中小桌旁用餐，看着自己劳作的成果，饭也吃得格外香甜。这使我想起《黄帝内经》中的话：“五谷为养，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，五菜为充。”饮食之道，本不在于珍馐美味，而在于合乎时宜，搭配得当。

饭后小睡片刻，便是午后读书时分。今日该研习《黄帝内经》第六节了。这部古书，年轻时只觉得玄奥难懂，如今结合栽树种花的经验，反倒能悟出些道理来。譬如书中说“春夏养阳，秋冬养阴”，不正合了春季施肥，秋季收获的道理么？世间万物，道理原是相通的。

读书至黄昏，又该准备晚饭了。饭后在灯下写写字，记记日记，一日便这般过去了。

友人常问我，一个人住在南园，不觉得寂寞么？我笑道：有花木相伴，有诗书为友，有文字寄情，何寂寞之有？况且日劳作，身体反而较从前更康健许多。比起在城中时常去的健身房，这南园才是最好的锻炼场所。

人生在世，各有各的活法。有人爱热闹，惯于人群之中周旋；有人喜清静，乐于独处之时自省。我年轻时属于前者，如今却成了后者。并非性情大变，只是明白了什么样的生活最适合自己罢了。

夜深了，窗外虫鸣唧唧。我搁下笔，准备就寝。明日还要给新栽的那几十株小花浇水，这些花是妻特地从扬州买回的，她再三叮嘱我，先不要施肥，要勤浇水。

南园的日子，看似简单，却自有它的韵味。每一株树的生长，每一朵花的开落，都与我息息相关。我在照料它们的同时，它们也在滋养着我。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，比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反而更加纯粹直接。

发包（小小说）

□ 韩世凯

就收到了举报信，说汪乡长跟刘老板关系不一般，才故意让她接着干。

纪委的人来得快，查了三天，找汪乡长，找刘老板，还找了几个做饭的师傅问话，最后在乡政府会议室开了个通报会。“经核查，举报内容不实，汪乡长在食堂发包过程中程序合规。”纪委干部顿了顿，翻了页材料补充道，“新承包人确实换了，签合同的是刘某某的丈夫，王八一。”

后来大家才摸清，王八一以前在外地打工，现在回了家，合同上签他的名，食堂里里外外还是刘老板在忙活——用汪乡长的话说：“王八一才是承包人，刘某某只是来帮忙打工的，不算违规。”